

我们为什么阅读（6）：回到儿童文学，重新探索、建构自我

整个社会对待孩子的态度，让他们无法产生真正的慷慨与爱——因为Ta不曾被允许充分地探索自私与恨。



插画：Rosa Lee

特约撰稿人 王摇 发自上海 | 2022-05-21

阅读与时代 阅读

疫情带来的失序仍在剧烈且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。封闭成为常态，权力的边界愈加模糊。以防疫为名、以爱国为

名，反思、质疑甚至讨论的空间被进一步摧毁。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自我的主体性、守护思考的自由？

阅读，修筑了最后一道闸门。端传媒和六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阅读者聊了聊阅读这件事。他们是翻译者、检修工人、大学教授、诗人、童书编辑和独立书店的店长。通过阅读，他们感受真实、认识社会、寻找自我，抵达一个远比脚下丰富、开放和广阔的世界。

在那个世界中，阅读就是生活本身。它关乎人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安顿自身，关乎个体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坚守，关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为一种应对时代的方式，赋予他们超越现实的力量。

每个周六，我们将与你分享一个阅读者的故事。今天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，童书编辑Hannah讲述了儿童文学是怎样施展重建生活的力量的。

茫茫书海中，身体或被困居一隅，精神的远足却可翻山越海。愿他们的故事，也带给你力量。

点击阅读：

[我们为什么阅读（1）：如果这代人是自我的，那自我之上，还有什么价值？](#)

[我们为什么阅读（2）：打工者身份是我的锚点，阅读让我更新对自身群体的理解](#)

[我们为什么阅读（3）：我想了解，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和驱动力](#)

[我们为什么阅读（4）：我关掉了自己的书店，继续建立书与人之间的连结](#)

[我们为什么阅读（5）：“我想要过一种审美的人生”](#)

Hannah，前童书编辑、儿童文学播客制作人（30+）

去年秋天，我开始观察洋白蜡，一种我每天都会看到、但一直不认识的树。刚开始时，我就像浏览微信公号那样一目十行，树枝的排列方式还没看仔细，就跳到了树叶。但是慢慢地，我能更耐心地，一个细节接一个细节地看下去。

那时，我刚读了南茜·罗斯·胡格的一本科普读物，叫《怎样观察一棵树：探寻常见树木的非凡秘密》。胡格的大半生都与树木为邻，并坚持记录树木，了解树木。她在书中写道，“真实的树木有着巨大的树干和厚重的枝干，只有当你站在树下，让双脚在它的树下扎根，才能感受和理解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欣赏它庞大的身躯、它的灵魂、它的生长、它的死亡、它新的生命体、它跨越了不可言的关联。”

身躯，它的灵魂，它与你——一个渺小、短暂的生命体——之间妙不可言的大状。

我对自然书写的兴趣，始于在台大社会学系交换的那一年。那时，一门课的老师是台湾一位很有名的作家，叫吴明益。与我之前看过的所有华文创作不同，他没有立足乡土或城市，而是将自然作为创作的土壤。一位华语写作者能够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生物学的“入门级学者”，在自然中接受教育、得到启示，而不仅仅将眼光放在人类的世界里，这给了我一种新的刺激和冲击。

2019年11月，相继在媒体、互联网工作了8年后，我成为了一名童书编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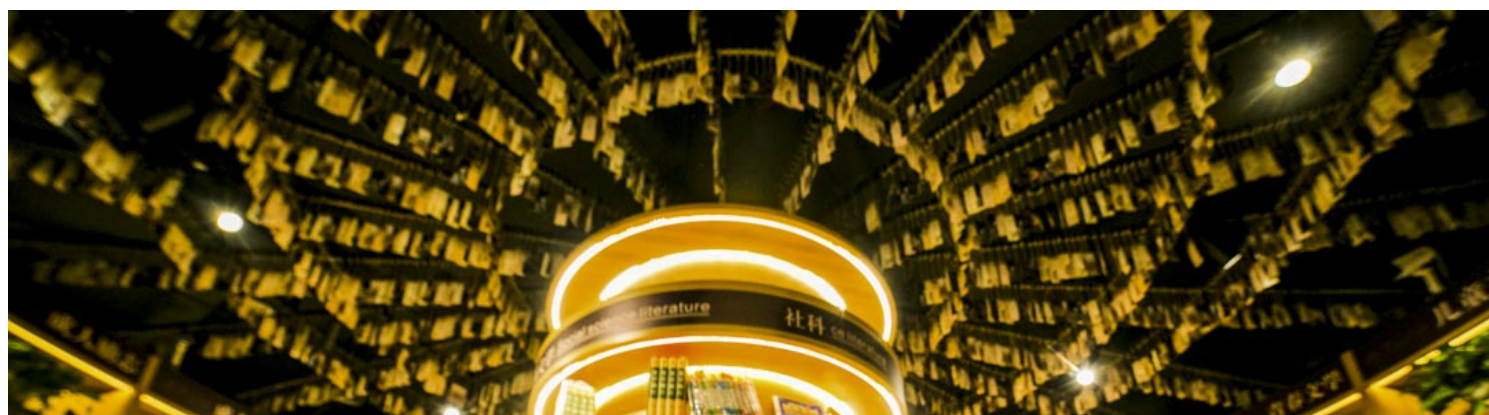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出版行业，我的初衷是想舒缓一下自己的整个节奏。但如果做成人文学或社科，它们和我本身的阅读经验又完全重合了。于是，面试时，我提了个要求，说我想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一些，能不能让我试试儿童文学。

从小我的生活就与阅读紧密连接在一起。小时候，母亲学校的图书馆经常会处理一批旧书，她就会挑一些买回来。其中好多都是绝版书，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都不一定买得到，像竖版的《聊斋志异》、《东周列国》。在读书上，父母对我没有什么限制，家里的书架都对我开放。我还记得被我翻到烂的两本书，一本是青少版的《红楼梦》，另一本是《民间故事》。

到了初中，我的阅读习惯就完全与成人接轨了。除了书柜里的纸质书，那时，我父亲的单位还发了一套“电子书”，里面是十几张可以转换成PDF的光盘，从生活百科，到经典文学，无所不包。我还记得包装的封面，写着“家庭图书馆”五个字。

如果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充分亲近过自然，向一棵树一朵花耐心学习过，感受过那种美、那种生命力，他就永远不会忘记。

但直到成为童书编辑前，儿童文学，于我而言一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。





2020年7月20日，贵州的孩子们于暑假期间在书店读书。摄：VCG/VCG via Getty Images

做儿童文学编辑的第一年，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和我说，既然你对儿童文学也不是特别了解，就先把咱们这儿出过的书都看一遍。在大量的阅读中，我才发现，除我们耳熟能详的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格林童话》外，居然有这么多儿童文学的存在，像历史悠久的凯迪克文学奖、日本的严波文学奖，都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儿童的成长。

这种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玩扫雷，一点，哗一大片，一点，哗一大片，然后发现这是一片海洋。

去年上半年，我读了刘绪源先生的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。他将自然视为儿童文学当中最重要的三大母题之一，在这一领域，儿童文学的丰富性远远超过成人文学。

成人看书时，无论是阅读趣味还是审美心理，好奇这一部分动机是永远也比不上小孩的，他们更容易偏好和自己实际生活相关的作品。然而，在自然为母题的写作中，人类的角色只是一个见证者，自然不需要被人为地赋予什么意义，它是一种客观存在，又是一种充满陌生感的审美对象。

这种体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极大的补充。如果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充分亲近过自然，向一棵树一朵花耐心学习过，感受过那种美、那种生命力，他就永远不会忘记。

回到儿童文学，是我们重新探索自我、建构自我的一种尝试。

如果说儿童文学超越年龄的意义，我会更同意宫崎骏的说法。宫崎骏一生热衷读童书，所有的思考和感受都是从儿童文学中得来的。在他看来，儿童文学是“能够重建生活的文学”。

我读了他去年新出的一本小册子，叫《有书真好啊》。在70岁之际，宫崎骏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重读了那些对他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作品，从400多本书中挑选出了50本，郑重地推荐给“所有孩子和葆有童真的大人”。他在其中写道，严肃的成人文学往往是对人类的存在进行严厉批判，向人们展示“没办法，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存在”；而儿童文学则是一种希望之声，抚慰、治愈所有人。

加里·施密特的《周末图书馆》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儿童文学。去年六月，我开了一档儿童文学播客，叫“歪歪童书社”。第二期里，就深入聊了聊这本让我深受触动的书。

它以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美国社会为背景。书中，当主角道格平生第一次进入镇上的图书馆时，便无法控制地被美国国宝级的艺术家奥杜邦的《美洲鸟类》吸引了。于是，他开始每周去一趟图书馆，临摹一张奥杜邦的画。

后来，为了拯救图书馆的经营问题，奥杜邦的原画被一张一张拆了出来，装裱了卖。但那时，道格已经完全不能忍受自己这么心爱的一本画册就这样散落各地，他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最终将这些画全部给找了回来。

奥杜邦的画，对道格来说，就像是命运的礼物一般。越战的阴影下，画面中的那只北极燕鸥，“圆圆的眼睛分外明亮，透露出惊恐的神色”，一下子击中了他当时的心境：“这只鸟正在坠落，而这世界却丝毫不在意”。之后的情节中，“惊恐万状”的眼睛这一意象反复出现着。

很多厉害的作者，虽然他们写的不是童书，但在他们的作品中，儿童的视角是始终没有消失的。

在成人的世界里，面对战争，我们拥有的的是一个全知的视角。我们知道它有多残酷，对它有着更实在、更具体的感受。对于孩子来说，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，他只是间接地、或者碎片化地接触到了一些信息，但战争的残酷显然又是他生活的底色。

越战、问题少年、时代和家庭的双重暴力，这些元素怎么看都只能构成一个沉重的故事。但好的儿童文学家，能给予主人公一支画笔，它没有那么万能，但至少让他放下心里的刺刀，成就了一个希望和救赎的故事。我想，这也是我最近两年迷上童书的原因。





2021年9月21日，北京的中秋节，孩子们在一项促进阅读的活动中读书。摄：Ng Han Guan/AP/达志影像

越来越多地接触儿童文学后，我也在想，现在成人与儿童的阅读界限，是不是太过于泾渭分明了？很多厉害的作者，虽然他们写的不是童书，但在他们的作品中，儿童的视角是始终没有消失的。

像汪曾祺、沈从文，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老顽童。还有E.B.怀特，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非虚构作家，但他早期也写过一部儿童文学，叫《夏洛特的网》。前段时间，我读了台湾作家吴晓乐的散文集《可是我偏偏不喜欢》，里面写到很多她童年时期的轶事。作为一个敏感内向的女孩，小时候，她对周围的感受，她的家庭关系，她的友谊，都在后来影响到她看待世界的角度。儿童文学可以作为孩子的眼睛所观察到的宇宙，为大人指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真实。

整个社会对待孩子的态度，让他们无法产生真正的慷慨与爱——因为Ta不曾被允许充分地探索自私与恨。

去年还有本畅销书，叫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，也是我读后非常喜欢的一本书。心理咨询师苍鹭带着蛤蟆先生从头开始，深挖了自己童年的经历和感受，帮助他在童年自我状态和父母自我状态间，找到了自己的成人状态。

回到儿童文学，是我们重新探索自我、建构自我的一种尝试。我是在最近更感觉到，很多我们现下面临的

问题，都是在我们的童年时期形成的，比如空心、虚假的自我。这不仅是原生家庭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对待孩子的态度，让他们无法产生真正的慷慨与爱——因为Ta不曾被允许充分地探索自私与恨。

去年，孩子的出生，毫无疑问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变化。一岁前，他可能睡两三个小时就要起来，要喝奶、换尿布，这会把你的生活切割得非常碎。

读书这件事因此变得更加迫切了。只有在阅读中，我才能让大脑进入一个连贯的思维活动当中，重新感觉到这是我自己的生活。有时，身体已经特别疲倦了，一天下来后，也会刷刷抖音就入睡了。但这种状态要是持续几天，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。

每一个阶段，我手头可能都会有三四本书，通常是一本翻译小说、一本中文小说、一本非虚构、一本历史或社科，穿插着读。一个月看完了，就再换一批。

现在，人文和社科仍是最主要的阅读领域，这一点在未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。但我已经在书架中为儿童文学单独留了一层空间，接下来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书把它填满。

可能让我很不服气的是，为什么动画电影能够吸引所有人，儿童文学却只能滞留在家长和儿童这一很小的范围。“歪歪童书社”算是我在2021年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吧。它是一档做给大人听的童书分享，因为好的童书是适合0-99岁阅读的。

今年开始，因为要花更多时间带孩子，“歪歪童书社”可能要暂告一段落了。但我没打算就此停下。我会开一个公号，用更喜欢也更擅长的写作，继续分享童书，分享我喜欢的小说，分享阅读这件事。

你从阅读里获得了哪些力量？欢迎来信或在留言区分享。